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 HERMES

斐奇诺集

望江柏拉图学园 ● 主编



[意]斐奇诺(Marsilius Ficinus) ● 著

# 论柏拉图式的爱

——柏拉图《会饮》义疏

De Amore:  
Commentarium In Convivium Platonis

梁中和 李旻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斐奇诺集

望江柏拉图学园●主编



# 论柏拉图式的爱

——柏拉图《会饮》义疏

De Amore:

Commentarium In Convivium Platonis

[意]斐奇诺(Marsilius Ficinus)●著

梁中和 李昉●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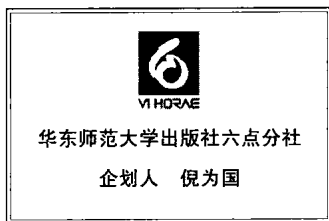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意)斐奇诺著;梁中和,李旸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经典与解释·斐奇诺集)

ISBN 978-7-5617-9553-8

I. ①论… II. ①斐…②梁…③李…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②《会饮》—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25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斐奇诺集

##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著 者 (意)斐奇诺  
译 者 梁中和 李旸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正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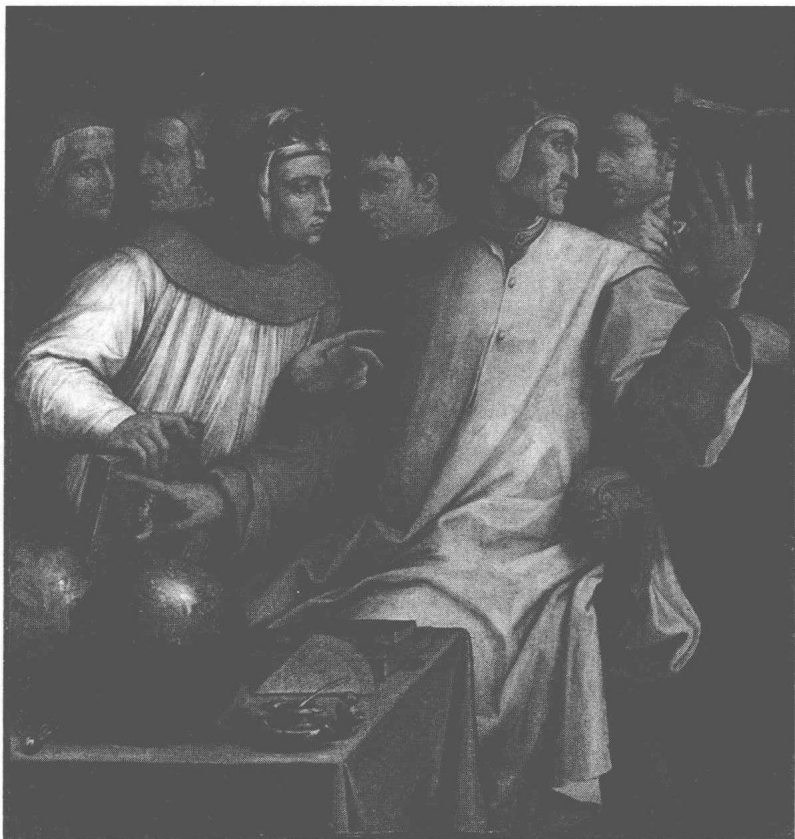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553-8/B·709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1474年11月7日,斐奇诺、洛伦佐·美第奇、阿尔贝蒂、皮科等在美第奇家位于卡尔基(Careggi)的别墅举行柏拉图学园纪念柏拉图诞辰暨逝世的活动。Luigi Mussini 作于1851年。



《托斯卡纳六诗人》(*Six Tuscan Poets*), Giorgio Vasari (Italian [Florence], 1511—1574)作。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斐奇诺、兰蒂诺、彼特拉克、薄伽丘、但丁和卡瓦坎提。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学园的教育传统在西方已经中断了几百年，当时最重要的学者斐奇诺(Ficino)，曾经恢复了关闭已久的柏拉图学园，他将美第奇家族赐给自己的卡尔基庄园布置得像柏拉图的老学园一样，蒙特维奇(Montevecchio)的石松林就相当于柏拉图老学园的普拉塔努斯(Platanus)树林，泰兹勒(Terzolle)河就相当于老学园的开菲斯(Cephissus)河。在学员们聚会的大厅墙面上镌刻着各种格言，比如“万物来自善归于善”(A bono in bonum omnia diriguntur)，“避免过度，逃脱苦痛，喜乐当下”(Fuge excessum, fuge negotia, laetus in praesens)，大厅里还有一尊柏拉图的塑像，像前点着长明灯。

斐奇诺效仿柏拉图，在自己家中接待友人，被接待者被称为“学员”(Academici)，他们的导师被称为“学园首席”(Princeps Academicorum)，他们的聚会之所叫作卡尔基学园。随着斐奇诺名声日隆，他被称作“再世柏拉图”。后来随着学园中的导师增多，学员也逐渐分化成了斐奇诺派(Ficiniani)、皮科派(Pichiani)和萨沃纳若拉派(Savonaroliani)等小团体。斐奇诺还成立了“柏拉图兄弟会”(fratres in Platone)，其成员也就是“柏拉图的家人”(Platonica familia)，他们相互问候的话语是“向柏拉图致敬”(salus in Platone)。入会的条件是博学、道德高尚、和斐奇诺保持友谊。

2010年7月，我们效仿柏拉图和斐奇诺，在成都在建立一个

自由讨论柏拉图哲学对话的“学园”，就在成都望江楼公园发起，故名为“望江柏拉图学园”。望江楼公园近旁的锦江，就相当于老学园的开菲斯河，园中还有茂密的竹林，堪比老学园的普拉塔努斯树林。望江柏拉图学园由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梁中和创建和组织，后得到其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詹文杰的响应，他随即在北京成立“北海柏拉图学园”，也是以研讨柏拉图对话为主的读书班。

2011年“望江柏拉图学园”成为“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与宗教研究所”下设的固定读书班，由梁中和牵头组织相关学术活动。

目前学园共有两期学员25人，外地和本地通讯学员十余人，主要学术活动是周末集体阅读、讨论柏拉图对话，以及组织翻译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著作。

学园活动网页：<http://site.douban.com/106694/>

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望江柏拉图学园

## “斐奇诺集”出版说明

斐奇诺(Marsilius Ficinus, 1433—1499)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哲人之称,他以严格的形而上学形式首次表述了古典主义新思想,创办和主持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首倡基督教人文主义。斐奇诺还是著名的医师、音乐家、占星家、预言家、翻译家、教育家,著述译著宏富,交友遍布欧洲,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人”(Homo Universalis)。他还培育了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蒂亚开多(Francesco da Diacceto)等著名古典主义者,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面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义疏《会饮》的《论爱》首次论述了“柏拉图式的爱”,这一观念流行至今。斐奇诺还翻译了至尊赫尔墨斯、扎拉图斯特拉、俄尔甫斯、普诺提诺、普罗克洛斯、扬布里柯、波斐利、托名狄俄尼修斯、阿基努斯等众多古代神学家和新柏拉图主义哲人、神学家的全集和文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斐奇诺为近代西方学界理解和诠释柏拉图奠定了基础,史称新柏拉图主义的经典作品。

斐奇诺近百万字的《柏拉图神学》融会古代神学,用简易明白



的推理详尽论证灵魂不朽,从哲学上提升人的灵性,开发人的智性,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基督教神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二卷《书信集》“清澈而洁净、敏锐而优雅、机智而严肃”,堪称书信体哲学作品的典范。

斐奇诺著作的汉译和研究,在我国学界几乎还是空白,这套“斐奇诺集”以选译斐奇诺著作作为第一要务,亦采译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期填补我国学界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的一大空白,促使我们在当今技术化、专业化、琐碎化的世界重新思考“全人”理想。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亥组

2011年2月



谨以此译著<sup>①</sup>献给

斐奇诺

和

所有以爱为生的人。

*προεδύτατόν τε καὶ αὐτοτελεῖ*

*πολύμητιν ἔρωτα. ②*

Quod ergo nos celo restituit non

dei cognitio est, sed amor. ③

---

① 本书是斐奇诺著作的首部汉语译本,特此纪念斐奇诺进入汉语学界。

② “爱最古老,它自身完满、足智多谋。”——费尔甫斯语

③ “因此让我们重回天堂的不是对上帝的认知,而是爱。”——斐奇诺语(《论爱》,4.6)

## 中译本导言：灵魂归宁之路

在我们的时代，大众对柏拉图的全部理解几乎只剩了“柏拉图式的爱”，而且往往只将其看作少年的浪漫主义情怀，在他们眼中，这种排斥肉体接触的“精神性恋爱”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既没有实惠也难于实现。大众需要的爱大多靠触觉、视觉开启，靠相互占有和博弈维持，在一些没有意识到灵魂存在的躯腔里，的确很难理解何谓精神性的爱。

因此，对现代人而言，要恰当理解“柏拉图式的爱”，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意识到“灵魂”的存在，意识到在满足口腹、下体之欲以外，这个肉身中还有种精神力量，叫做“灵魂”。也许现代人很难想象，原来只有灵魂，才是爱的真正载体。

斐奇诺是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柏拉图式的爱”的人，对斐奇诺同时代人而言，灵魂问题只是有些模糊，很少有人质疑或忘却人有灵魂。因此对斐奇诺而言，问题只在于解释灵魂如何去爱：

灵魂如何爱身体？

灵魂如何爱灵魂？

灵魂如何爱至高的存在？

在介绍斐奇诺对“柏拉图式的爱”的解答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他之前的古代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 一、灵魂与爱的诞生：苏格拉底以来的思想渊源

苏格拉底和几位青年的爱情自古皆知，如果以现代病理学的眼光把当时男性之间特别是男性长者和青年之间的爱恋，看作一种有机体和心理病因的性倒错、同性恋，那么必将错过苏格拉底对爱的看法。在苏格拉底和他最重要的爱人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对话《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说的他所爱的其实是阿尔喀比亚德的灵魂，因为人即灵魂（《阿尔喀比亚德前篇》131c）。而且据色诺芬讲，苏格拉底对青年人的渴慕也不在于其年轻的<sub>身体</sub>，而在于他们更适于完善德性的灵魂（《回忆苏格拉底》4.1.2）。

从柏拉图“早期”对话《吕西斯》看，苏格拉底所中意的男性之间的友爱是基于知识、智慧和善的，德性有客观的标准，用以反对当时流行的用“同类相聚”、“反者相聚”等自然法则支配下的解释。就柏拉图本人而言，虽然我们很难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具体观点，但是柏拉图著名论爱的著作《会饮》给出的爱的解释纷繁复杂，足以为后世解读各种意义上的爱情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肯定了《吕西斯》未决的问题，说人在本性上只向往美和善的事物，这应该是柏拉图继承自苏格拉底的笃定观念。《会饮》中相对而言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点的内容要数苏格拉底转述的第俄提玛的话，第俄提玛说爱一方面来自贫乏，一方面永远追求美和善，爱神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就其贫乏而言类

似于人,就其本性上追求善美而言则近乎神,有死的人只有通过爱才能获得延续,不光靠肉体的生育,还有精神的延续,苏格拉底作为著名的精神助产士更偏重于后者。柏拉图在《斐德若》中继续讨论爱欲的迷狂,一种超越理智、人直接面对美善时产生的震撼和迷恋。就像灵魂驾驭着有劣马的马车,其冲动常使驾驭者为难,只有爱者的灵魂带着崇敬和畏惧追求被爱者时,劣马才得以驯服,被爱者才能逐渐爱恋爱者。这时也才出现一种爱的平衡和融洽。<sup>①</sup>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爱是不离于性吸引的,架构了一种爱的阶梯,它开始于牧歌般男性之间的爱慕,而最终在对美善的共同倾慕中一起热爱智慧本身。<sup>②</sup>

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和《尤台谟伦理学》中都对柏拉图解释的苏格拉底的爱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尼各马科伦理学》卷八中呼应《吕西斯》中友爱的讨论,将友爱严格限定在人之间,而将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感情排除出友爱的范围,他认为有三种友爱:因有用性而产生的爱、因快乐而生的爱、因善而生的爱。只有第三种爱存在于善人之间,是长久的。<sup>③</sup>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共同倾向,就是将真正的爱看作美、善和智慧的根本倾慕,这种倾慕是先天性的,也是适宜而合理的。

西塞罗在著名的《论友谊》中主要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他说的好人是指“他们的行为和生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且将友谊明确定义为“对关于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之间有

---

① 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页37—48)中的分析。

② 泰勒主编,韩东晖等译,《从开端到柏拉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475。

③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页458—459。

一种亲善和挚爱”，他说友谊是智慧之外神灵赐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他也继承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认为友谊出于本性的冲动而非求助他人。<sup>①</sup>

普罗提诺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认为每个灵魂都有向往美的爱，所有生命本性中都有这种爱，人类天生缺乏美善，同时也天生渴望美善，因此他们需要回归更高的存在。<sup>②</sup> 伪狄奥尼修斯也认为至善至美必然是万物所欲望、渴求和热爱的，神因为善而创造万物、完善和维持万物，并使它们回转。神圣的渴求是为了至善的，他着力肯定了“欲望、欲求”，他将渴求和爱看作意义完全一致的东西，“真正的渴求”适合于《圣经》和上帝。这种至高的神圣渴求会产生迷狂出神，在下者回归在上者，正如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圣保罗是真正的爱者，他在对上帝的爱中不再拥有自己。<sup>③</sup> 从伪狄奥尼修斯这里斐奇诺接受了“欲望”概念，也转承了圣保罗的在爱中消失自我的思想。

## 二、“柏拉图式的爱”的发明

斐奇诺被认为是“柏拉图式的爱”(amor platonicus)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主要是因为他的《〈会饮〉义疏》被译成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后，才广泛传播起来，虽然真正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斐奇诺的一封信中。

他认为一段爱的真实经验唤醒一个灵魂与上帝相连的自然

---

① 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页52、53、57。

② 参见《九章集》3.5。

③ 《论圣名》4.9—12，参见《神秘神学》，包利民译，三联书店，1998年5月，页31—34。

欲求,爱可能是从感官因素开始,但那只是对真正的爱的准备,即对上帝之爱的准备。点燃人类之间共同欲念的美和善应该理解为神的美和善的反映。我们对他人的爱其实真正地属于上帝。在哲学生涯中爱人之间对真理的积极探求是爱的真正基础,也形成了爱人间真正联系,真正神圣的爱是独立于性爱而存在的,是能够在同性或异性之间存在的。<sup>①</sup>

当时关于柏拉图式的爱有很多争论和攻击,特别是涉及到同性恋爱方面的。<sup>②</sup> 斐奇诺反驳了人们对柏拉图品格的攻击,也捍卫了苏格拉底的名誉,他指出即使是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也没有对他非正常爱情的责难,然后他接着问道:“你认为如果他已经带有这样的污点,没有逃脱这些恶习,那么那些指控者怎么会放过这个攻击他的把柄呢?”<sup>③</sup> 他说谁胆敢诽谤柏拉图是因为“他沉溺于(欲)爱中太深”,应当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过分纵容自己,甚至不能满足有礼的、道德的和神圣的激情”。<sup>④</sup>

斐奇诺将柏拉图的爱与《圣经》中的爱的讨论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苏格拉底在卡尔米德身上闪现出的一瞬间的燃烧的欲望,应该被重新解释,就像所罗门之歌一样,应该被看成是有寓意的。<sup>⑤</sup>

---

① 参见《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General Editor Craig, Routledge, 1998),“Ficino, Marsilio”词条。相关资料见词条文献注释部分。

② 参见本书附录二。

③ 斐奇诺,《论爱》(*Commentary on Plato's Symposium on Love*, S. Jayne 译, Dallas, 1985),页 155; Commentaire, 页 242。

④ 斐奇诺,《论爱》,页 41; 拉丁文本参见 *Commentaire sur le Banquet de Platon*, R. Marcel 编, Paris, 1956, 页 143。

⑤ 斐奇诺,《斐奇诺全集》,卷二,页 1304; 相似的说法亦参斐奇诺注释《斐德若》,见 M. J. B. Allen 编辑翻译的《斐奇诺和斐德若的御车者》(*Marsilio Ficino and the Phaedran Charioteer*, Berkeley, 1981), 页 78—79; 以及 Hankins,《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卷一,页 313。

斐奇诺与前人相比,更是将柏拉图的爱基督教化;另一个方面,斐奇诺通过强调“柏拉图式的爱”在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中的地位,从而使这个概念更受欢迎。斐奇诺很大程度上倚重普洛提诺的《九章集》卷一章六“论美”和卷三章五“论爱”,斐奇诺将第俄提玛的爱的阶梯(《会饮》210a—12a)转变为灵魂本体的上升,通过天使的理智最终达到太一,也就是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的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sup>①</sup>

然而斐奇诺本人就真实地爱着一个男人,当然不是性爱意义上的爱,他的《〈会饮〉义疏》就是献给他的爱人乔万尼·卡瓦坎提(Giovanni Cavalcanti)的,他说尽管他之前已经从柏拉图那里了解了“爱”的定义和本质,“这神有大能,但他却对我隐匿了三十四年。直到一位神圣的英雄,用来自天界的眸瞥见我,他神采奕奕地点点头,向我展示了这爱的伟力”。<sup>②</sup> 这表明他的柏拉图式的爱的概念是较为男性化的,同时代人为他写的传记中也提到“他痴迷于苏格拉底的那种爱,他曾经讨论苏格拉底对待青年的方式中的爱的主题,并为其辩护”。<sup>③</sup>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斐奇诺明确谴责同性性行为,他认为那是“违背自然秩序的”。但是他认为这并不影响人们通过男性之间的爱,来帮助柏拉图式的灵魂向终极之美的精神性上升。在斐奇诺看来,寻求低等的爱的男人,只是寻求物理的“受精和繁衍”(《会饮》206e),寻求“欲望”的满足,寻求一个美人儿,来生育“俊美的后代”;而追求更高的神圣之爱的人,则属意于灵魂而非身

① 斐奇诺,《论爱》,页 136—145; *Commentaire*, 页 230—239。

② P. O. Kristeller,《斐奇诺著作补遗》(*Supplementum Ficinianum*, 2 vols, Florence, 1937),卷一,页 87。

③ Giovanni Corsi,《斐奇诺生平》(*Vita Marsili Ficini*),在斐奇诺《书信集》卷三,前揭,页 144;拉丁文本见 R. Marcel,《马奇里奥·斐奇诺》(*Marcel Ficini*, Paris, 1958),前揭,页 686。



体，意欲教导“那些俊美的男子”，并且从其卓越的外表看到内在的德性。<sup>①</sup> 在这神圣的攀升的旅程中，斐奇诺认为我们应该以神为导引，以一位男性为伙伴。<sup>②</sup>

从斐奇诺对年长者与少年男子的爱的简述，我们可以了解柏拉图式的爱的大体内容：

爱首先源自上帝，然后穿过天使和灵魂，如同穿过玻璃一般；从灵魂那里它很容易进入准备好接受它的身体之中。然后，从一位年轻之人的身体中，它照射出来，特别是通过眼睛，这灵魂的透明窗户。它向上飞着，穿过空气，射进了年长者的眼睛之中，穿透其灵魂，并点燃了他的欲望，于是它疗治着这受伤的灵魂，并平息着点燃的欲望，它带领它们去往它自身起源的地方，一步一步地，首先到达被爱之人的身体，然后是灵魂，然后是天使，最后到达上帝，这一光芒的最初起源。（DA, 6.10）<sup>③</sup>

下面我们就详细论述斐奇诺眼中这由具体到宏大的爱的旅程。

### 三、灵魂归宁途中的爱侣：作为精神 引导的“柏拉图式的爱”

斐奇诺的“柏拉图式的爱”也分意义层级，我们要想了解其最

---

① 斐奇诺，《论爱》，页 54、131—132；*Commentaire*，前揭，页 155、225。

② 斐奇诺，《书信集》，卷一，页 96—97；《斐奇诺全集》，前揭，页 633—634。参见 Jill Kraye，《文艺复兴哲学的古代传统》，前揭，页Ⅲ. 78—79。

③ DA 是斐奇诺《论爱》（*De Amore*）的缩写，这里 6.10 指《论爱》第六篇谈话第十章，以下均依此例。